

文匯論壇

在探索太空事業中 中國理當有自己貢獻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9月29日，長征二號F11火箭攜帶「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奔向蒼穹，這標註着中國在繼實現航天員上天、太空行走之後，為建設探索太空的前哨——載人空間站邁出關鍵一步，它同時肩負着為中國2020年左右建立空間站奠定技術基礎的重任。「天宮一號」已成為一個象徵，表明中國通過幾十年經濟繁榮的財富積累，國力提升，能集中力量發展航天事業，在一度只有少數國家掌握的技術領域開始縮小差距。「天宮一號」托起了中華民族的飛天夢和強國夢。

時評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建設空間站意味着向深空進軍有了重要試驗平台，許多關鍵技術需要在空間站進行驗證。同時，空間站也是開展空間科學實驗、造福地球的重要平台。對於中國人而言，「天宮一號」意義非凡，它使中國人的飛天夢想繼續延伸、拓展。

中國拉近與美俄差距

「天宮一號」成功發射，成為國際輿論的關注焦點。《Financial Times》(《金融時報》)說，中國朝着太空站走出第一步。Associated Press (美聯社)稱，隨着「天宮一號」實驗艙的發射，中國正邁向其載人航天工程的下一個階段。Europe 1 (歐洲廣播台)網站報道說，「天宮一號」發射意味着中國與空間大國美國、俄羅斯又拉近了距離。BBC(英國廣播公司)介紹說，「天宮一號」進入預定軌道後，將先後與接下來會陸續發射的「神舟」八至十號飛船對接。英國《DailyMail》(《每日郵報》)就各國航天探索工程做出對比稱：「美國表示2017年之前不會試射搭載載人飛行器的新型火箭；俄羅斯也表示其載人航天不再是太空項目中的優先選項。中國則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掌握空間出艙活動技術的國家。」不過，Reuters(路透社)就報道說，從技術角度講，作為技術測試平台的「天宮一號」，即使取得成功，它與「神州八號」交會對接也只是模仿了40年前美蘇所做過的事情和技術。中國雖然將擁有自己的空間站，但是要取代美蘇成為新太空領袖則為時尚早。

對於「天宮一號」的成功發射，國際媒體多用了《中國的雄心》或者是《中國拉近與美俄差距》為報道標題，還將天宮釋義為「天堂的宮殿」。如果說，「神州五號」圓了中華民族的「飛天夢」，那麼，「天宮一號」代表的是中華民族更加宏偉的民族抱負與科技理想，她為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搭建了一個全新的平台，從而擁有了更高的起點。天宮，神話世界中天神的宮殿。這是一個多麼具有濃郁中國特色的名字，寄託了多少國人以及海外華人的無限憧憬，帶給人多少無窮遐想的名字。

中國人的飛天路

回望中國人的飛天路，從上古神話傳說的女媧補天、嫦娥奔月到600多年前人類第一個嘗試飛天夢想的明朝士大夫萬戶，再到「天宮一號」奔向太空，標註着中國騰飛的足跡，托起中華民族的飛天夢想。中國古代的思想家莊子寫了一篇《逍遙遊》，他幻想有一大鵬鳥，「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絕雲氣，負青天」，而抵達「天池」。詩人屈原抒發了飛天夢的瑰麗幻想：「登九天兮撫彗星」，「援北斗兮酌桂漿」。中國古代典籍中有許多「乘槎泛天河」的傳說，表達了窺探太空奧秘的願望，如晉朝王嘉《拾遺記》說：「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槎浮於西海，槎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槎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槎，亦謂掛星槎。」這便是「乘槎泛天河」故事的起始，也可以說是古代對宇宙飛船的想像。

航天是中國人古已有之的夢想，世界航天第一人明代的萬戶。美國火箭學家基姆(Herbert S.Zim)在1945年出版的《火箭和噴氣發動機》(Rockets and Jets)一書中提到：「約當14世紀之末，有一位中國的官吏叫萬戶，他把自己捆綁在椅子的前邊，叫他的僕人同時點燃47枚大火箭，其目的是想借火箭向前推動的力量，加上風箏上升的力量飛向前方。」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人類航天先行者，國際天文聯合會將月球上一座環形山命名為「萬戶」。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曾經創造了燦爛的文明，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做出過巨大貢獻，只是近代以來落伍了，並為此遭受了深重的屈辱和苦難。一百多年來，中國人一直做着強國夢，「天宮一號」托起了中華民族的飛天夢和強國夢。

「天宮一號」帶動高端產業發展

航天產業代表了科技和工業發展的最前沿，在科技、軍事、政治、經濟、公益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天宮一號」的成功發射既是中國航天科技的進步，也是中國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同時，「天宮一號」的發射也將帶動高端產業發展，並促進整個產業鏈的轉型與升級。「天宮一號」在電子技術、液晶技術、環保節能、動力技術等方面採用的都是中國最先進的技術，這一方面意味着中國相關產業扎扎實實的進步，另一方面意味着相關產業一旦全面應用後，給廣大消費者帶來的真真切切的實惠。

美國主導的國際太空站將於2020年退役，這年中國將正式建成完善的太空站，屆時可能「獨步太空」，歐美的太空研究項目也只能借助中國的太空站。這也引發部分外國媒體關於中國「太空威脅論」的說法。一些西方媒體猜測，「天宮一號」成功是否預示着中國將成為21世紀探索太空的領袖。

但是，無垠的太空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探索太空是人類的共同追求。在人類探索太空的事業中，中國理當有自己的貢獻。中國航天技術進一步發展，獲益的是全人類。中國的空間活動首先用於和平目的，中國航天事業是人類和平探索和利用外空努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願與世界各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則基礎上開展航天領域，包括載人航天的國際合作，以推動世界航天技術向更高水平發展，為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類做出積極貢獻。

香港房屋政策與市民的住屋權利

潘佩璆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實事

開埠百多年以後，香港已發展為一個國際大城市，延綿維港兩岸，盡是設計得美觀時尚的名地地標；不論是商用還是居住的，很多的都參天入雲。生活於此，實在有點榮幸。然而，在繁華的大都會面貌的背後，總還有一大堆貧富不均的難題需待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就是其中一例。

「火鳳凰式」的公共住屋政策

1953年，石硤寮屋區大火，超過五萬名基層市民的家園毀於一旦。但就是這場火災，香港的公共房屋發展計劃便由此展開。其後，從置區平房、廉租屋，以及不同設計的公屋、居屋及夾屋等計劃陸續推出，回應香港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市民住屋需要。曾幾何時，香港的公共房屋計劃更是國際社會爭相參考的典範。直至今天，我們還有超過半數的家庭，安居於上述各類型計劃的居所內。故此，若將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全盤否定，實在是欠公允。隨着時代的發展，政策亦需與時並進；不改不進，一些舊日社會的住屋問題，彷彿又在今天的香港重新滋長起來。平心而論，過去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是成功的，但面對目前的現實社會環境，現在需要的是一套破格完善的「火鳳凰式」的公共住屋政策，以針對眼前的基層住屋困局，並使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訂明的「適足住屋權」(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得到完善的實踐。

72家房客2011年版

「增建公屋，重建居屋」，已成為香港普羅市民對特首施政的重點期望；除此之外，我更關注所謂「72家房客2011年版」式的「劏房」住屋問題。「劏房」的樓宇結構、居住安全和環境衛生的問題卻必須處理。過去的「72家房客」居住情況，市民不可能接受於發展至今的香港重現。故政府不可任其所之，否則，又會變成另一個如樓宇簷建物一樣的尾大不掉老難問題。不過，我對完全取締所謂的「劏房」居住空間有保留。政府實在需要正視「劏房」所揭示出的社會問題。「劏房」之出現，是因為它為低收入市民提供一個市區住房的空間，其情況可以是一家幾口的蝸居、單身漢之瑟縮，亦可能是一位家住水圍但需每天清晨便要到市區上班，為省交通費而被迫與家人分居的刻苦爸爸。執事的官員明瞭基層市民面對昂貴租金的住屋困難嗎？另一方面，單身人士的住屋需要，及跨區交通費的問題，亦有必要突破固有的政策思維，在現行的政策作出切合時勢的更新。

套用內地的用語，香港市民「住屋難」的問題，不但已脫離中低層收入階層的承受能力，亦已出現群眾情緒轉向的拐點。我們的社會又怎能容忍如早前涉及人命的劏房火災；或一家三口擠於狹窄床鋪，而令親生小兒窒息喪生的悲劇再三發生呢？民生住屋問題緊及廣大市民生計，不能安穩，何來樂業樂群！政策回應得愈遲，民苦民怨只會愈來愈深。這點簡單道理不可不明，不得不察。

公民黨為什麼讓路何俊仁選特首？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何俊仁既難得到公民黨的真心支持，也要面臨黃毓民等的狙擊，反對派內部尚且不穩，還如何與建制派競選，還如何開展選舉工程？最終不單選舉結果大敗，更成為激進反對派日日打擊的對象，最開心的自然是欲取而代之的公民黨。所以，公民黨這次突然轉軸，讓何俊仁出選，目的只是推民主黨入火坑，借刀殺人。這樣的毒計應不會是公民黨一班大狀想出來，必須是對民主黨非常熟悉的人，那人是誰不是呼之欲出嗎？

繼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及前行政會議召集人梁傑英相繼請辭，「思考」或「備選」來屆特首後，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日前也在茶餐廳舉行記者會，表明有意爭取民主黨支持，參加特首選舉。何俊仁又稱倘若在本周日民主黨特別會員大會通過他代表民主黨出戰特首選舉，第二步就要爭取反對派支持，第三步為希望獲選委會150個提名，以便取得參選特首的入場券。何俊仁說得胸有成竹，儼然已有一套選舉工程策略。

何俊仁宣佈參選的玄機

令人不解的是，何俊仁目前應該正忙於區選，而且他更受到人民力量陳偉業的狙擊，選情未許樂觀，在這樣的形勢下，突然又開闢另一條戰線，等於是同時應付兩場選戰，時機上並不合理。何俊仁選擇在此時公佈參選，明顯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是營造自己是反對派唯一候選人的觀感，是代表反對派與建制派的候選人平起平坐對陣，造成先入為主的聲勢，將來馮檢基等人如果又想參選，肯定會大為輪蝕，隨時被反指破壞反對派團結。因此，何俊仁匆忙在唐梁兩人辭職後表態參選，正有「先入關者為王」之意；二是利用參選特首來吸引傳媒注意，拉起氣勢，以提振區議會選情。何俊仁也知道區選形勢嚴峻，陳偉業的狙擊是玩真或是玩假仍未知道，為保住議席於是表明參選而拉抬選情，製造反對派共主區選不容有失的聲勢，保住區會議席。

何俊仁打的算盤能否成功不得而知，但外界有興趣的是早已對特首選舉拳擦掌的公民黨梁家傑，為什麼在最後時候願意成人之美，讓何俊仁出選？有人指這是因為民主黨提出的初選勞民傷財，令梁家傑打退堂鼓；也有說是民主黨執意出戰，公民黨就算硬派人出選，得不到民主黨支持也是徒勞，所以不如這個順水人情給民主黨。這個說法不能說全無道理，但明顯並非核心。公民黨不出選的原因一是出於自量，二是要設計陷害民主黨。為什麼說公民黨出於自量？原

公民黨將會「玩完」

李民理

港珠澳大橋的環評官司，不但政府在司法覆核中上訴得直，而且爆出了公民黨意圖包攬訴訟、唆擺東涌居民朱綺華婆婆出面打官司的「驚天大陰謀」。為何此處用到了「驚天」二字？乃因此案翻覆一次，不但會影響大橋工程的進度，大橋的造價也因此而要增加六十五億元。

六十五億元在我輩小市民眼中，當然是「天文數字」。若問：這個天文數字到底是什麼概念？這裡舉兩個例子作答：其一，一名月入萬元的打工仔，不吃不喝睡馬路(例如天橋底)，要做死做活打工五萬四千年，才能積夠這筆巨款。其二，六十五億元假如用以興建三、四人家人的公屋單位，大約可以建成一萬五千個至一萬八千個，足夠容納六十萬正在等候「上樓」的市民。

由上述二例所闡明的概念，足以證明，公民黨包攬訴訟製造這場司法覆核的官司，是多麼的歹毒！對公帑又造成多大的浪費！將公民黨一幫處心積慮「搞搞震」的政客，形容為「罪大惡極」，當不為過。若論歹毒、惡毒、陰毒的程度，公民黨一些黨魁和頭面人物的言論作派，比之於流氓、無賴式言行的「長毛」之流，肯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倘以兩者加以比較：「長毛」是粗言穢語、動手動腳、橫衝直撞的「下三濫」；公民黨的一班訟棍是西裝骨骨、滿口法律、模樣斯文的「上三濫」。不過，無論「上濫」、「下濫」，都脫不了一個「濫」字。公民黨的訟棍與「長毛」相比，就浪費巨額公帑而論，十足是「斯文敗類」。公民黨訟棍對社會所造成的傷害，相信幾十倍於「長

毛」之流，指這些禍港害港的訟棍是「人民公敵」，堪稱恰如其分。

公民黨一幫政棍、訟棍一再做出破壞社會安寧和損害市民利益的事。舉例說，公民黨「二丑」和當時的社民連「三丑」(其中二人已另組「人民力量」，搞辭職「變相公投」，結果是一場補選虛耗公帑一億二千萬。又例如，公民黨訟棍協助外傭要求有居港權，在社會上引起普遍的不安，認為不符常理，可能一下子增加幾十萬永久居民，令本港在公屋、醫療、綜援及其他社會福利等方面產生沉重負擔。至於港珠澳大橋的環評官司導致建橋成本劇增六十五億元，那更是一大罪孽。凡此種種，公民黨一幫政棍、訟棍是否對廣大市民多少會有一點愧疚之心呢？

《左傳·隱公元年》：「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增廣賢文》：「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日子未到。」這十餘年來，公民黨一些政棍、訟棍可以說的確是「作惡多端」和「多行不義」，他們道貌岸然，打着「民主、自由、人權」的幌子，做的卻是為害社會、為害市民的事。例如，在港珠澳大橋環評案中出面提出司法覆核的朱婆婆，近日就揭破內情說，「有人叫我打官司」，「唔知會搞成咁大件事」，「我做咗傻婆」。如今真相大白，原來是公民黨訟棍在「搞鬼」！

公民黨多行不義，一件又一件，形象經已破產。一個作惡多端、形象破產的政黨，若不收改弦易轍，很快就會「玩完」。大家等着瞧吧！

鼓勵市民遷往新界好嗎？

祝越山 獅子山學會

「當你窮的時候，選女朋友的最重要條件，是住得近。」黃子華某次於棟篤笑中講述：家住九龍的子華於回家途中遇上了一個令他心動的女孩子，以為是緣分的降臨，但浪漫的愛情故事卻沒有續篇。「我唔係唔信緣分，但問題係我的緣分去到沙田就已經好「紋」水，而當時喇部巴士係去屯門喇！」

筆者不清楚這是否真人真事，但故事卻反映了現實；居住地點對每個人的影響很大。近期香港智經研究中心建議政府推出不設入息審查的全港性「長途交通費用支援計劃」及「長者乘車優惠」；相信計劃有助鼓勵港人遷往新界置業，減輕市區人口密度，並配合人口老化趨勢。

叫政府派錢不難，亦可皆大歡喜。筆者相信計劃確實可在短期內幫助一些需跨區工作的人士、家庭，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然而，這些短期內有效的措施，真的可以長遠解決問題嗎？

政策建議之中，智經估算計劃將涉及約19至25億元公帑開支。這個數字對香港政府的財政應不足以造成壓力，但公共財政並非主要考慮；更重要的，是為何要鼓勵市民遷往新界？

根據數字，屯門、元朗、北區、大埔和離島區的居民約為178萬人，約為全港25%的人口。但當中不少人卻需要跨區工作，特別是長途跋涉到九龍、港島區工作；正好說明，原來工作機會都不在新界，而在九龍、港島。鼓勵市民遷往新界的理據何在？

車費補貼難解決長遠問題

車費當然可以補貼，但其他的付出呢？如果一個人搬

到新界後，每天車程多出一個小時，一個月所付出的時間就等於一整天生活？你如何補償他？

如果家中有小朋友，難道要小朋友每天長途跋涉上學？轉校不是不可能，但各位家長都知道，差不多所有最好的學校都在九龍、港島區。偏偏香港的教育系統之中，有一個標準叫作「校網」；主宰着閣下子女、孫兒的升學之路。不少人把他們的希望寄托於他們的子女身上，即使自己命運坎坷，也希望子女出人頭地；但若失去入讀頂尖學校的機會，他們的希望還可以放在哪裡？

有家庭為了名校網選擇居劏房，亦有地產代理和租客公然出租名校網內的「信箱」，讓家長可於子女升學派位之時，進入擁有名校網的地區，難道事出無因？

事實是每個人都擁有各自不同的生活，各人為工作、為子女、為照顧家中長者，作出對自己最好的生活、居住地點的選擇，無論是公屋私樓或是劏房板間房。獅子山學會不是要市民都居於板間房，但大家卻不得不承認劏房、板間房出現的主因是市場上的需求。

經濟學家羅家聰曾作統計，結論是香港並不存在房屋短缺的問題。既然如此，大家就更應該承認，亦應尊重這是市民作出選擇後得出的結果。居於劏房並不安全，偽造虛假文書更是犯法之事；然而，有頭變個想做「癲狗」？如果沒有如此扭曲的制度，又何必逼虎跳牆的事情發生？生活，不是數百元的車費津貼，亦不是有瓦遮頭就算美滿。

當然，閣下可以辯說如此更應該鼓勵市民遷往新界，以取締劏房板間房；但政策得出來的結果並不一定如你所願，卻肯定會讓他們的孩子落入更差的環境，更難爭取向上的機會。情何以堪？